

# 政治右倾化与冷战后日本 政界亲台势力的演变

黄大慧 金肖丰

**摘要**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从其国会的政党结构来看，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长期以来的“保革对立”结构不复存在，保守政党之间呈“保保竞争”态势，由右派政党独占政坛的局面已然显现。另一方面，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其党内几大派阀中，原先自由派集中的派阀（如“宏池会”、“平成研究会”）逐渐式微，而右派集中的派阀（如“清和政策研究会”）却日益强势，出现了右派长期执政的局面。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开始迅速抬头，实现了新一轮的扩张与整合。首先，随着“55 年体制”崩溃所带来的政党分化重组，政界的亲台势力从冷战时期仅存于自民党内部，扩散到朝野大多数党派之中。其次，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尤其自民党内右派的壮大，亲台势力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其左右日本政局及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梳理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演变轨迹，概括总结其主要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日本对台政策及日台关系走向，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保持警觉。

**关键词** 日本政治右倾化 自民党 派阀 亲台势力 日台关系 中日关系

---

\*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金肖丰，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讲师（南宁 530006）。

\*\* 本文以笔者 2012 年结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研究”成果（未发表）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新情况和新资料，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而成。

## 引 言

冷战结束后，日台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偏离“一中政策”的倾向逐渐显露，其对台政策开始由“暧昧”、“谨慎”转向了“公开”、“强硬”。尤其近年来，日台关系急剧升温，日本欲借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更加明朗了。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双方交流的官员层级、构建“第二轨道”途径、支持岛内外“台独”势力等行为，大大提升了日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毫无疑问，日本的“对台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通常，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半个多世纪以来，日台关系所经历的变化和发展也充分表明，日本的对台政策是与其国内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于历史渊源、意识形态、国家战略及经济利益等原因，日本政界长期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sup>①</sup> 冷战时期，其主要存在于执政的自民党内，且因自民党长期执政而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变，日本的国内政局也经历了深刻变迁，伴随着眼花缭乱的政界重组，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从日本国会的政党结构来看，传统的“保革对立”局面不复存在，原先作为“革新势力”的左派政党日趋凋零，而右派政党日益强大，出现了右派政党独占政局的情势；另一方面，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从其派阀结构来看，也出现了自由派衰落而右派显著增强的类似变化，预示了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趋向。这使得亲台势力又一次抬头，不仅从执政党扩散到了朝野各党派，而且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而不断坐大。这些来自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及亲台势力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为日

---

<sup>①</sup> 这里需对一些概念作简要的说明。首先是关于“政界”，按照日本现行政治体制，政界和官界有着明确的界线，政治家一般指国会议员，而官僚则指各省厅中自事务次官以下的各级公务员。在日本，官僚不属于政界，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之内。其次是关于“亲台势力”，目前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学术界均未对其形成一个清晰的界定。如有学者认为亲台势力是日本政界的一股反共仇华势力，其成员多为鹰派或右翼议员，又有学者认为其是一伙支持“台独”的日本右翼分子。另外，中日学界对于“亲华派”的表述也未形成一致，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习惯使用“亲华”一词，而日本方面则多用“亲中”、“知中”等词汇。本文出于写作和分析方便的考虑，统一采用“亲华”、“亲台”的用法。

本对台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必然也会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台关系的不断升温，国内学界对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关注开始增多，但鲜有从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亦即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特别是自民党内派阀势力消长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而事实上，从战后历史来看，自民党内的派阀和亲台势力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这一方面的问题尚有待进行深入的挖掘。相比之下，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虽然较为关注自民党内的派阀和组织，但多以历史性研究为主，时间点侧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而对于冷战后政界亲台势力的研究则相对较少。<sup>①</sup>故而本文选取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视角，以日本政党结构和自民党内派阀结构的变化为线索，试图对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演变作出完整的梳理，并对其主要特点进行概况性总结。

## 一、冷战时期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

冷战时期，受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国内“保革对峙”的政治格局的双重影响，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主要活动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由于这一特征，自民党内派阀力量的消长便成为决定亲台势力演变发展的主要因素。

###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1952—1972）

1952年4月，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奠定了战后初期日台关系的政治基础。从此，日台关系进入了20年相对稳定的“黄金时期”。在日本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末岸信上台起，历经佐藤荣作的长期执政，为亲台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土壤。到了60年代，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已经出现了“亲华派”与“亲台派”的明显对立。

在当时日本政界亲台、反华人士的众多说辞中，最为常用的当属报答国

---

<sup>①</sup>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的《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一书虽然对冷战后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进行了披露，但不属于学术类著作，多为对一些事件和现象所作的记述。

民党政权“恩德”的理论。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以德报怨”讲话，呼吁国人不念旧恶，切勿以暴制暴。这令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许多日本人心存感激，也成为日本亲台势力经常搬出来支持台湾的说辞。例如，亲台派代表人物贺屋兴宣就有蒋介石对日“四大恩德”之说，<sup>①</sup>认为日本不能因其败退而反过来背叛原先的恩人。

此外，亲台派还经常强调诸如日台历史联系，以及加强自由主义阵营的合作、反对共产主义等理由。他们大多认为，日本与台湾有着长期亲善友好的关系，而且都是自由主义“国家”，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

在力量对比上，这时自民党内的亲台派议员不仅在数量上要多于亲华派，而且其代表人物如岸信介、福田赳夫、石井光次郎、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吉等均为党内的领袖人物，其在政界的影响力也要胜于亲华派。特别是在佐藤荣作长期政权<sup>②</sup>诞生以后，进一步确立了亲台派的强势地位。

当时日本政界最重要的亲台派组织当属“亚洲问题研究会”，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10月，其核心人物是前面提到的贺屋兴宣，参加的自民党籍议员共有98人。<sup>③</sup>“亚洲问题研究会”是一个政策集团，下设六个小委员会，总体上每两周举行一次集会，对自民党的对外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sup>④</sup>与之相对，自民党内的另一个政策集团“亚非问题研究会”，则是以亲华派议员为主。

表-1 “亚洲问题研究会”与“亚非问题研究会”的议员构成（1966）

| 派阀      | 佐藤 | 岸/福田 | 石井 | 川岛 | 三木 | 松村等非主流五派 | 其他 | 合计 |
|---------|----|------|----|----|----|----------|----|----|
| 亚洲问题研究会 | 19 | 11   | 12 | 5  | 16 | 28       | 3  | 94 |
| 亚非问题研究会 | 3  | 1    | 0  | 2  | 2  | 45       | 4  | 57 |

资料来源：〔日〕『エコノミスト』、第43卷8号（1965年2月23日）、第15页。

从自民党内的派阀分野来看，这一时期，以佐藤派为首的主流派阀多倾向于亲台的“亚洲问题研究会”，而松村（谦三）派等非主流派阀则多加入

<sup>①</sup> 关于所谓的“四大恩德”理论，参见〔日〕贺屋兴宣『戦前・戦後八十年』经济往来社、1976年、第345—347页。

<sup>②</sup> 佐藤内阁（1964年11月—1972年7月）是日本战后执政最久的政权。

<sup>③</sup> 〔日〕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と政策決定』福村出版、1969年、第316页。

<sup>④</sup> 关于“亚洲问题研究会”，参见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34—48页。

了亲华的“亚非问题研究会”。如表-1所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民党内的主流派议员占了“亚洲问题研究会”近七成的多数，而非主流派议员在“亚非问题研究会”中则占到了将近八成。也就是说，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于亲台派与亲华派的斗争，成为当时自民党政治的一大特征。而在自民党“一党执政”时期，其党内的主流派阀又几乎等同于执政团队，故而在日本的对华问题上，亲台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亲台派的这种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的“越顶外交”令日本政府措手不及，也给亲台派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以此为转折点，自民党内的情势开始发生变化，亲台派与亲华派围绕对华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对此，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回忆说：“日本国内也充满了‘去北京、去北京’的呼声，自民党内部围绕与中国邦交正常化，赞成和反对的势力已经变得伯仲相当了。”<sup>①</sup>

可见，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日本的亲台势力面临极大的危机。长期以来，以日美同盟为轴心、在外交事务上追随美国是他们奉为圭臬的行动准则。尤其是战后日台间的紧密联系，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防波堤，是在美国的一手策划下发展起来的。但这时美国的战略转向，反而推动了自民党内亲华派的声势和力量。

在1972年7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中国问题成为最大焦点，也可看成是自民党内非亲台势力与亲台势力之间的一次对决。当时在自民党内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三角大福中”五大派阀，即三木（武夫）派、田中（角荣）派、大平（正芳）派、福田（赳夫）派和中曾根（康弘）派。其中，福田派的前身即右翼色彩较重的岸（信介）派，是自民党内亲台势力最为集中的大派阀。而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四派则结成了反福田联盟。也就是说，除了亲台派聚集的福田派之外，其余四派利用中国问题实现了联合。经过激烈的角逐，田中击败福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sup>②</sup>

田中内阁的诞生，可被视为自民党内亲台派的一次重大挫折。日本的政权及自民党的决策权，从此由亲台派手中转移到了非亲台势力手中，对往后

---

<sup>①</sup> [日] 田村重信·小枝義人·豊島典雄『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南窓社、2000年、第122頁。

<sup>②</sup>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的日本政治，参见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日] 田村重信·小枝義人·豊島典雄『日華断交と日中国交正常化』等。

的中日关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亲台派暂时离开了日本政权的中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亲华派的完全胜利。事实上，自民党内的亲华势力一直不怎么强大，此次也主要是自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审时度势、利用中国问题为自身捞取政治资本的结果。如田中、大平二派在自民党内号称“保守本流”，继承的是吉田茂“重经济、轻军备”的务实主义路线，虽非顽固的亲台派，但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亲华派。

### (二)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 (1972—1993)

日台“断交”后，日本和台湾分别成立了“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和“亚东关系协会”，以民间机构的形式取代了此前的“外交机构”。<sup>①</sup>然而对于亲台势力而言，仅仅依靠这个披着“民间”外衣的渠道，远不能满足其与台湾交往的需要。于是经过一系列整合，在自民党内形成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和“青岚会”两大亲台派组织。

1973年3月14日，以藤尾正行、中川一郎、玉置和郎、渡边美智雄等亲台派议员为中心，由27名自民党议员发起成立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华恳”）。当时参加“日华恳”的国会议员共有152人，其中众议员99人，参议员53人，超过了自民党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sup>②</sup>以处理原台湾“驻日大使馆”问题为契机，“日华恳”通过决议表明了作为亲台派大本营的立场，即要求日本政府将台湾当局视为一个代表“独立国家的政府”，并将其作为外交上承认的“国家”加以对待。基于这一立场，维持与台湾的友好关系，“在令人期待的政治环境中发展日台间的实务关系”，便成了“日华恳”的基本方针。<sup>③</sup>

另一个重要亲台组织是“青岚会”。1973年7月17日，以日台航线问题为契机，自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右翼议员成立了“青岚会”，拥有众议员26人，参议员5人。<sup>④</sup>“青岚会”的核心成员如中川一郎、玉置和郎、石原慎太郎、森喜朗、绵贯民辅等，都是典型的亲台派政客。从派阀构成来看，福田

---

① 关于“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与“亚东关系协会”的设立经过、主要职能、组织机构、人事安排、经费来源、与政府间联系等，详见〔日〕武見敬三「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編過程」、神谷不二編著『北東アジアの均衡と動揺』、慶応通信刊、1984年、第92—99頁。

② “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新闻处：《中华周报》，1973年3月26日。转引自〔日〕武見敬三「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編過程」。

③ 〔日〕武見敬三「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日台交渉チャネルの再編過程」。

④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青嵐会」、<https://ja.wikipedia.org/wiki/青嵐会>。

派占据了第一多数，而福田派的前身就是岸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岸信介操纵福田派，福田派操纵亲台派集团的青岚会”。<sup>①</sup>

表-2 青岚会的议员构成（1973）

| 派阀  | 福田 | 椎名 | 水田 | 中曾根 | 船田 | 三木 | 无派阀 |
|-----|----|----|----|-----|----|----|-----|
| 众议员 | 11 | 4  | 2  | 8   | 2  | 1  | 3   |
| 参议员 | 3  | 0  | 0  | 0   | 0  | 0  | 2   |

资料来源：〔日〕ウィキペディア「青嵐会」、<https://ja.wikipedia.org/wiki/青嵐会>。

在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中，自民党青年局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便对作为亲台派重镇的自民党青年局作了介绍。但或许因为青年局是自民党的一个内部机构，其名号也并未与“台湾”相关联，故而未曾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

事实上，在1969年的佐藤政府时期，自民党青年局就与当时台湾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建立了双方交流的管道。<sup>②</sup>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管道是作为双方政党之间正式交流的窗口而设立的，<sup>③</sup> 且自民党的青年局长便是肩负这一交流工作的责任人。<sup>④</sup> 此后不久因日台“断交”，议员交流成为日台政治交流的主要方式，因而这一既存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以至于在日本政界有“传统上自民党以青年局为主体来推进日台交流”的说法。<sup>⑤</sup>

青年局是自民党内储备和培养青年干部的主要机构。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时期，青年局的干部在政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担任青年局长这一职位者，在日本政界有“登龙门”一说，仕途往往被外界所看好。<sup>⑥</sup> 从这一点来说，将青年局作为对台交流的机构，本身就是一项着眼于日台关系未来发展的长远布局。另外，下文将会提到，“日华恳”在冷战结束后由自民党内的组织变为跨党派的议员联盟，这样一来，虽然“日华恳”的影响力扩大

①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133—134页。

② 参见“井上信治议员的采访”，2012年8月2日，台湾新闻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4917>。

③ 〔日〕「『進次郎青年局』82人の存在感 町村派に匹敵」『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3月3日。

④ 参见“荻生田光一众议员的采访”，2013年8月30日，台湾新闻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15510>。

⑤ 参见“秋元司众议院议员的采访”，2013年5月13日，台湾新闻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12578>。

⑥ 在自民党历任青年局长中，至今出了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五位首相，以及额贺福志郎、中川昭一、岸田文雄等党内实力派政治家。

了，但也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不容易形成统一的意见，且难以单为执政党一家发声，而作为自民党内部机构的青年局却不存在上述问题。可见，青年局事实上在日台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角色是不可替代的。这种由青年局推进的日台政治交流，至今已经延续了近半个世纪，<sup>①</sup> 其影响绝对不可小觑。

总之，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友好成了两国关系的主流。然而，即便是在中日关系发展最好的时候，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依然没有消沉，除了上述原台湾“驻日大使馆”问题与日台航线问题之外，<sup>②</sup> 进入 80 年代后又发生了“光华寮”、“修复日台关系”、“蒋介石遗德彰显会”等事件，<sup>③</sup> 给中日关系投下了阴影。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时期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多集中于两种类型的派阀：一是右派色彩较浓的大派阀，如岸派（亦即福田派、安倍（晋太郎）派）和中曾根派；二是那些存在时间较短、规模较小的派阀，如石井派、水田派、船田派、川岛·椎名派、中川派等。因为小派阀不仅在成员组成上多为保守、鹰派人士，且容易受到台湾方面的金钱收买。<sup>④</sup> 而进入 80 年代后，此类小派阀陆续从日本政坛消失，其多数成员与福田派合流。可见，在中日关系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日本政界亲台势力虽然被削弱了，但其也在暗流涌动中进行整合，为冷战结束后的重新抬头积蓄能量。

## 二、冷战后日本政权的更替与政界亲台势力的整合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国内政局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在“55 年体制”瓦解后，日本政局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政党分

---

① 〔日〕有村治子「台湾との『実務外交』」（連載その①台湾との『事実上の外交窓口』）、2005 年 2 月 9 日、『自民党参議院議員ありむら治子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arimura.tv/report/vh\\_past/vinus20050209.html](http://www.arimura.tv/report/vh_past/vinus20050209.html)。

② 关于原台湾“驻日大使馆”问题，详见徐年生「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日華議員懇談会の役割に関する研究：1973 年—1978 年」、『ジュニア・リサーチ・ジャーナル』（北大法学研究科）10 号、2004 年 1 月。

③ 关于“光华寮事件”、“修复日台关系事件”、“‘蒋介石遗德彰显会’事件”，详见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292—301 页。

④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 163 页。

化、重组及选举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变更，日本政治的总体右倾化日趋明显。同时，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而这一形势又被日本国内的右派势力所利用，使得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加剧，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摩擦和对立。可以说，在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不断增强，构成了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而号称“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分别于1993年和2009年两次短暂下野，又直接触发了日本政坛的重新洗牌，亲台势力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新的整合与发展。

### （一）自民党第一次下野与亲台势力的扩张（1993—2009）

冷战结束后，随着“55年体制”的瓦解，特别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从分裂、下野，再到重回政权，引发了日本政界的大重组，而亲台势力也借此机会在朝野全面扩散开来。新世纪之交，散布于各党派中的亲台势力再一次实现了整合。重新抬头的亲台势力无论是实力还是规模都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也对中日关系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1. “55年体制”终结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在1993年8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的议席首次未过半数，从而结束了其长达38年之久的执政党地位，也标志着日本政坛“55年体制”的终结。此后，日本政局剧烈变动，各大政党经历了分化重组，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改变，使得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越来越明显。

这一时期，日本的政党结构大致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原有两大政党自民党、社会党发生了分裂，二是在日本政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新保守主义政党，这些新政党大小不一，在经历了纷繁复杂的重组之后，成立了日本第二大政党民主党。

此间，自民党承受了两次较大的分裂，即1993年羽田孜、小泽一郎集团和武村正义等另组新党，以及2005年所谓的“抵抗势力”反对邮政民营化改革的离党。自民党分裂之后，其中一部分保守势力与在野党实现了合流。因此日本政界的保守势力不仅没有因此而削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得到了扩张。社会党分裂后，其很大一部分人马进入了新保守政党民主党；而改组后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社民党却逐渐零落，在国会中的议席屈指可数，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型在野党。一些中道政党如公明党等经过分

合重组，也都变身为保守化趋向的政党。1998年4月，新的民主党成立，其拥有131个议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

表-3 日本众院各党派势力分布（2005年9月）

|     | 自民党 | 公明党 | 民主党 | 共产党 | 社民党 | 其他 | 合计  |
|-----|-----|-----|-----|-----|-----|----|-----|
| 众议院 | 296 | 31  | 113 | 9   | 7   | 24 | 480 |

资料来源：〔日〕「平成17年衆議院の動き第13号」、衆議院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annai\\_nsf/html/statics/ugoki/h17ugoki/h17mokuji.htm](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annai_nsf/html/statics/ugoki/h17ugoki/h17mokuji.htm)。

与此同时，日本的众议院选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取代了原来的中选举区制。<sup>①</sup>众所周知，小选举区对大党比较有利，众议院在日本国会两院中又具有优势的地位，因而“这次改革有助于日本政党体制向着保守两大政党制方向发展”。<sup>②</sup>至此，除了共产党、社民党两个势力较弱的在野党仍然带有一定的革新主义色彩外，日本政治走向了两大保守政党对峙的全面保守化趋势。<sup>③</sup>

## 2. 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分裂及其扩散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自民党的分裂，以“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为代表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

1993年6月23日，以小泽一郎、羽田孜为首的原自民党羽田派议员及原厚生大臣小泽辰男共44人结成标榜“新保守主义”的新生党。由于原羽田派成员在竹下时代多为金丸信集团的核心人物，而金丸信又是日本政界著名的亲台派领袖，所以新生党内便集中了众多亲台派议员。在党领导层中，担任常务干事的佐藤守良、爱知和男、船田元等均是“日华恳”成员，代表干事小泽一郎也与台湾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成员中，如小泽辰男、藤井裕久、永野茂门、畑英次郎等也都是原自民党内资深的亲台派议员。<sup>④</sup>新生党曾一度成为日本政界的第三大党，但在小泽实现两大保守政党制的政治主张下，于1994年12月解散，被并入新组建的新进党。

① 1994年1月29日，根据当时联合执政党与在野的自民党达成的协议，日本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细川护熙内阁提出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确立了新的众议院选举制度。

② 包霞琴等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③ 关于90年代以来日本政党的分化组合，参见〔日〕薬師寺克行『現代日本政治史』有斐閣、2014年；吕耀东：《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④ 关于新进党领导层及其所属议员名单，参见〔日〕ウィキペディア「新進党」。

略早于新生党成立的先驱新党，由原自民党三塚派的武村正义、园田博之，小渊派的鸠山由纪夫，宫泽派的田中秀征，河本派的井出正一等5人发起，组建时只有区区10名成员，是一个中道保守主义的小党。在先驱新党中，鸠山由纪夫、渡海纪三朗等人曾是“日华恳”的成员，前原诚司、枝野幸男等少壮派议员日后也成为民主党“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的骨干。随着主要成员陆续改换门庭，先驱新党在世纪之交逐渐淡出日本政坛。

1993年自民党下野后，其经历了若干次大小不一的分裂。这一时期，由原自民党议员组建的新政党还有“改革之会”（1994年1月）、“新党未来”（1994年4月）、“自由党”（1994年4月）、“高志会”（1994年7月）、“自由改革联合”（1994年7月）等。在这些名目繁杂的政党中，如海部俊树、太田诚一、柿泽弘治、鹿野道彦、坂本刚二等都曾是“日华恳”成员，野田毅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亲台派重镇“青岚会”的发起人之一。<sup>①</sup>与新生党一样，不久这些政党也大多被并入了新进党。

总之，在冷战时期，由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主要存在于自民党内，因此在其几次发生分裂之后，党内的亲台势力也随之分散开来。脱离自民党的议员在此期间组建了许多小政党，但为了制造出与自民党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它们又合流为保守主义的新进党，后来又形成了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加之，在1994年新进党成立以前，及新进党瓦解至民主党成立的短暂时期内，脱离自民党的各种势力与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等朝野诸党也发生过如结盟、合并、斗争、分离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关系，如此一来，先前主要存在于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借着政界重组、局势混乱的东风，扩散到了除共产党之外的朝野各个党派之中。在冷战结束后的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开始呈现出在朝野广泛存在的特点。

### 3. 亲台势力的整合：跨党派“日华议员恳谈会”

如上所述，由于自民党的几次分裂，作为自民党议员联盟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也发生了裂变，其许多成员因脱离自民党而不再隶属“日华恳”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重新加强亲台派的实力，并且受到

---

<sup>①</sup> 关于原自民党议员在90年代组建的新党派，参见〔日〕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NHK出版、2014年、第129—183頁；野中尚人『自民党政治の終わり』筑摩書房、2008年、第19—57頁。

日台关系升温的鼓励，以及1996年台海危机的刺激，分散于日本政界各党派的亲台势力开始谋划成立一个新的跨党派亲台组织。

此前，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新进党，其党内的亲台派议员曾经组织过一个叫“日华关系议员联盟”的政策集团。<sup>①</sup>其后为了对在野的亲台势力进行整合，自民党“日华恳”会长山中贞则向新进党的实际领导人小泽一郎提议，将两党的亲台组织进行合并。<sup>②</sup>在征得小泽同意之后，又纠集了在自民党、新进党之外的各党亲台派议员，最终于1997年2月5日成立了跨党派的新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

山中贞则在新组织成立时说：“虽然党派不同，但期待今后能一起去台湾，各成员之间能无隔阂地开展活动。”<sup>③</sup>新的“日华恳”拥有300名议员，占了当时日本国会议员数量的四成。<sup>④</sup>其中，自民党202名，新进党86名，太阳党7名，先驱新党5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党派议员联盟。该组织仍由山中出任会长，新进党的小泽辰男及自民党的平沼赳夫、村上正邦、前田勋男任副会长。<sup>⑤</sup>此外，其领导层还有干事长藤井孝男，副干事长中川昭一、永野茂门、武见敬三，以及多名干事。<sup>⑥</sup>

作为冷战后日本政界仅存的革新势力，共产党、社民党议员没有参加“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至于公明党，由于其当时已经并入新进党，<sup>⑦</sup>因此“日华恳”成立时的名单上未出现公明党议员的名字。但到了1997年12月，当公明党再度从新进党分离出来后，草川昭三等先前新进党籍的亲台派议员便转成了公明党籍，<sup>⑧</sup>这表明亲台势力也扩散到了公明党。在2008年公布的

---

① 〔日〕中津川博郷「更なる日台議員外交の促進を」、2008年1月9日、「人形町サロン」（黒岩政経研究所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japancm.com/sekitei/note/2008/note43.html>。

② “日华恳”的历任会长有滩尾弘吉、藤尾正行、山中贞则、平沼赳夫。从当时的政治现实来看，自民、新生两党亲台势力合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促成李登辉访日，出席在大阪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参见刘江永：《“马关条约”百年后的日台关系》，《日本学刊》，1995年第6期。

③ 〔日〕『産経新聞』1997年2月6日。

④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日華議員懇談会」、<https://ja.wikipedia.org/wiki/日華議員懇談会>。

⑤ 〔日〕中津川博郷「更なる日台議員外交の促進を」、2008年1月9日、「人形町サロン」（黒岩政経研究所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japancm.com/sekitei/note/2008/note43.html>。

⑥ 当时“日华议员恳谈会”的干事有爱知和男、卫藤征士郎、柿泽弘治、龟谷昭博、草川昭三、坂本刚二、关谷胜嗣、福田康夫、古屋圭司、粟屋敏信、奥村展三、龟井久兴、北桥健治、鸿池祥肇、椎名素夫、田村秀昭、船田元等。参见〔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123—125页。

⑦ 公明党曾在1994年12月10日加入新进党，1997年12月又再度分离。

⑧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128页。

“日华恳”干事名单中，同样可以找到公明党副干事长鱼住裕一郎的名字，说明公明党内的亲台派也一直香火不断。<sup>①</sup>

这样，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不但随着自民党的分裂而全面扩散，而且在世纪之交实现了重新整合。新成立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与其前身相比，一是实力更为强大，拥有300多名议员的巨大规模；二是代表性更为广泛，几乎囊括了国会中的所有主要政党；三是影响更为深远，从一年之后的小渊惠三内阁算起，至2009年自民党下台共有六人担任过日本首相，而其中至少有五人参加过“日华恳”，<sup>②</sup>许多目前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也都是其成员。

## （二）自民党第二次下野与亲台势力的发展（2009年至今）

2009年民主党上台，自民党籍议员的大量落选造成“日华恳”、自民党青年局等亲台派势力一时人才凋零，其力量似乎被削弱了。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三年后自民党重返政权，与上一次政党轮替后的情况类似，亲台势力在经历又一次的政界洗牌之后反而得到了壮大。与此同时，中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两国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日本右派势力的抬头，加剧了其政界亲台势力的集结。

### 1. 民主党执政期间的短暂“退潮”（2009—2012）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突破了自民党一党范围，扩展到朝野大多数政党，但自民党作为执政时间最长、实力最强的保守政党，始终是亲台势力的大本营。2009年政党轮替后，众议院的自民党籍议员由300席减至119席，落选达181人之多。大批自民党议员的落选，造成了政界各类亲台派组织的成员人数大幅缩水。例如，“日华恳”成员由228人减少到142人，<sup>③</sup>自民党青年局的所属议员仅存18人，<sup>④</sup>而自民党内另一亲台派组织“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也因为“众议院的议员们大幅度落

---

① 当时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领导层名单，见〔日〕本澤二郎：「台湾ロビー」（5）、2008年1月29日、「東京＝「ジャーナリスト同盟」通信提供」、<http://journalist-net.com/08/01/29/182020.php>。

② 即小渊惠三、森喜朗、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

③ 王海滨、蔡亮：《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对台政策动向探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2期。

④ 〔日〕「『進次郎青年局』82人の存在感 町村派に匹敵」『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3月3日。

选，使得其活动（势头）减弱了”。<sup>①</sup>可以说，这次政党轮替给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带来的最直接打击，就是人员的大量减少。

同理，许多曾在亲台派组织担任要职的政治家落选，使得这些组织一度面临运营方面的危机。以“日华恳”为例，按照本泽二郎在2008年报道的干部名单来看，<sup>②</sup>其副会长爱知和男、龟井久兴、玉泽德一郎，干事长代理中川昭一，副干事长坂本刚二、船田元，干事渡海纪三朗、西水野贤一等人都在2009年的众院选举中败落，从而失去了议员身份。当年10月，极具代表性的右翼政客中川昭一自杀，也给当时人才凋零的亲台势力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次伴随着政党轮替而出现的亲台派势力的削弱，从短时期来看确实使“日华恳”、青年局等组织机构陷入了困境，但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现象是暂时性的。

前文已经提到，冷战后日本政局由“保革对立”逐渐变为“保保竞争”，故而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是一场政界保守势力的更替，而非意味着保守势力的减弱。此前，民主党内就存在着“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等亲台派组织，在其执政后仍然十分重视对台交流。例如，实际掌控鸠山政权的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就曾指示“日华恳”干事、民主党籍议员铃木克昌，要求尽早成立民主党的“日台议员联盟”。<sup>③</sup>2010年10月，民主党“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会长长岛久昭、“日华恳”会长平沼赳夫等率领朝野18名议员访问台湾，意在重新建构日台之间的人脉关系。<sup>④</sup>进一步讲，民主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又面临制定政府层面的对台政策，以及落实执政党层面的对台交流等新问题，故而其与台湾方面的政治交往必定会日益强化。

因此，2009年政党轮替后，日本亲台派组织的暂时削弱毋宁说是一种过渡现象，在日本政界愈加右倾化的大环境下，经过政坛洗牌的沉淀，亲台派

---

① 参见“面向日台关系未来：自民党青年议员们再出发”，2013年2月21日，台湾新闻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10502>。

② 〔日〕本泽二郎：「台湾ロビー」（5）、2008年1月29日、『東京＝「ジャーナリスト同盟」通信提供』、<http://journalist-net.com/08/01/29/182020.php>。

③ 李秀石：《马英九上台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

④ 〔日〕「与野党18議員、9日に訪台 台湾人脈を再構築」『日本経済新聞』2010年10月8日。

势力再次回潮是必然的。

这一阶段，正值国民党马英九主政台湾，两岸关系发展较为顺利。这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亲台势力在两岸问题上的兴风作浪。同时也应看到，虽然这时日台双方在政治上相对“克制”，但并非无所作为。2010年4月，前首相麻生太郎以“私人名义”访问台湾，与马英九及台当局要员进行了低调的会面。这是自2006年森喜朗访台以来的首次日本前首相访台，而且距离麻生卸任首相仅半年之隔。<sup>①</sup>同年，作为前首相的安倍晋三访台，高调拜会了台湾朝野领袖。<sup>②</sup>2011年10月，麻生太郎再次率“祝贺团”访台，参加台湾“双十节”活动。<sup>③</sup>日本前首相密集访台，这在从前是很少见的现象，不仅表明亲台势力在“退潮”后急于维持并巩固与台湾政界的人脉关系，而且其意图离间两岸关系，尤其不希望两岸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一致对日的用心也昭然若揭。

另一方面，日台双方在一些所谓“实质性”业务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而这些与“日华恳”等亲台派组织的运作是密切相关的。按照平沼赳夫的说法，“因为‘日华恳’拥有日本国内最大的超党派势力，其成员身为国会议员，为了‘两国’的发展而努力，取得了诸如相互承认驾照、打工度假签证协定、宝冢歌剧团台北公演及来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物日本展览会等诸多成果。”<sup>④</sup>除此之外，2009年台湾在北海道札幌设立了新的“办事处”，日台之间通过签订“航约”，时隔31年，重新开辟了台北松山与东京羽田对飞航班。

由此可见，在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短暂“退潮”期间，事实上日台双方的政治交往并未出现较大的障碍。而受两岸关系改善的刺激，日本的亲台势力也不甘寂寞，无论是前首相密集访台，还是拓展“实质性”关系，其活动似乎反而声势俱增。甚至可以说，亲台势力经过短暂的政界洗牌，在2012年自民党再次上台之前，其“回潮”之形已然开始显现。

---

① 〔日〕「麻生前首相が訪台 馬總統とも会談へ」『日本経済新聞』2010年4月5日。

② “台学者：安倍晋三访台是希望两岸勿连成一线”，2010年11月2日，凤凰网资讯，[http://news.ifeng.com/taiwan/4/detail\\_\\_2010\\_\\_11/02/2972115\\_0.shtml](http://news.ifeng.com/taiwan/4/detail__2010__11/02/2972115_0.shtml)。

③ “台湾庆祝辛亥百年，麻生太郎率祝贺团访台”，2011年10月10日，凤凰网资讯，[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nhaigeming100/content-3/detail\\_\\_2011\\_\\_10/10/9733221\\_0.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nhaigeming100/content-3/detail__2011__10/10/9733221_0.shtml)。

④ 参见“‘集合有志之士强化日台联系’集会上日台议员交流”，2013年9月25日，台湾新闻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15983>。

## 2. 自民党重新执政后的急速“回潮”（2012年以后）

2012年日本举行第46届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得了过半数的294席，重新夺回了政权。与选举前相比，众院的自民党籍议员猛增了176人。而民主党虽然保住了第二大党的地位，但其在众院的席位减少了173席，仅剩57席。<sup>①</sup>除了自民党、民主党这两个保守政党外，由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桥下彻领导的“日本维新会”异军突起，获得了54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少3席，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大党。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分别仅获得了8席和2席，左派革新势力几乎被湮没。可以说，随着这一轮自民党重新上台，日本政界的右倾化趋势大大增强，并且实际上形成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

与此相呼应，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急剧“回潮”，在经过几年的“消沉”之后出现了重新集合的势头。以最大的“日华恳”为例，其成员在众院选举后增至257人，<sup>②</sup>且仍在不断扩张，于2013年底增至265人，<sup>③</sup>2014年10月达到295人，甚至超过了曾是日本国会最大议联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sup>④</sup>又如自民党青年局，由18人猛增到82人，<sup>⑤</sup>其势力远远超越了自民党内第二大的“额贺派”。而参加自民党“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的人数也大为增加，达到了63人。<sup>⑥</sup>可以说，在2012年自民党重新执政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迎来了又一次成长的高峰，各主要组织的成员数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其影响力大大增强。

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使日本政界的右派保守势力有了借机坐大的口实。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依然发展迅速，到2010年GDP总量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日之间的结构化矛盾日益凸显，两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摩擦和对立。

---

① 〔日〕「衆院選：自公で320議席超 民主は壊滅の敗北」『毎日新聞』2012年12月17日。

② 参见“日华议员恳谈会、王金平‘立法院长’及其余 APPU 台湾代表团欢迎会召开”，2013年3月29日，台湾新闻 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11424>。

③ 参见“日本国际客家文化协会2013年度合同忘年会举办”，2013年12月2日，台湾新闻 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17797>。

④ 参见“‘中华民国’103年‘国庆节’集会，期待日台关系更加发展”，2014年10月10日，台湾新闻 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23428>。

⑤ 〔日〕「『進次郎青年局』82人の存在感 町村派に匹敵」『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3月3日。

⑥ 参见“日台青年议联访台，将对马英九‘总统’进行表敬访问”，2013年4月26日，台湾新闻 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12283>。

在这种情势下，日台关系迅速升温。安倍内阁成立之后，便下令加速与台湾之间的渔业谈判。<sup>①</sup> 2013年4月10日，日台双方签署了“渔业协议”。日方如此急于签署协议，目的在于拉拢台湾，防止海峡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联手。2016年台湾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再次上台，这无疑使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备受鼓舞，日台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突破”动作也越来越多。例如，为庆贺蔡英文“5·20”就职典礼，日本各界组成了252人的庞大庆贺团，其中包括日本交流协会理事长今井正、“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古屋圭司及副会长卫藤征士郎等12名国会议员。<sup>②</sup> 2017年1月1日，日本将对台交流机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改变了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长期使用的名称；<sup>③</sup> 2月24日，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发表《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7：不断变化的中台关系》，称台湾为“中华民国”，将其作为与中国并列的“国家政治实体”；<sup>④</sup> 3月6日，台湾“外交部长”李大维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对日窗口“亚东关系协会”也将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全案已经呈报“行政院”。<sup>⑤</sup>

如果说上述日台关系的变化尚且在所谓“民间”名义之下进行的话，那么于2017年3月25日访问台北的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sup>⑥</sup> 则是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公然以“公务”身份访台的日本最高级别官员，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sup>⑦</sup> 而5月9日，在谈到关于台湾是否应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希望台湾能够以某种形式参加”，<sup>⑧</sup> 以暖

---

① “李登辉：安倍亲自下令签署渔业协议，日本不让步不行”，2013年4月12日，凤凰网资讯，[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_\\_2013\\_\\_04/12/24142169\\_0.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__2013__04/12/24142169_0.shtml)。

② “蔡英文就职典礼日本组252人庞大庆贺团参加”，2016年5月18日，凤凰网资讯，[http://news.ifeng.com/a/20160518/48796279\\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60518/48796279_0.shtml)。

③ 〔日〕「对台湾窓口機関が名称変更「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に」『日本経済新聞』2016年12月28日。

④ “日本防卫研究所报告提‘中华民国’，台媒关注”，2017年3月30日，环球网，<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7-03/10402436.html>。

⑤ “台湾亚协将改名‘台湾日本关系协会’”，2017年3月6日，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70306-732564>。

⑥ “日本总务副大臣访台，断交后最高层级”，2017年3月25日，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70325-740101>。

⑦ 2006年，日本时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宫腰水宽访问台北，并与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等举行会谈，但却定位为“私人访问”。参见〔日〕「赤間二郎総務副大臣が訪台、公務では断交後初」、『産経新聞』2017年3月25日。

⑧ 〔日〕「『台湾の参加望ましい』菅長官、WHO総会めぐり」『朝日新聞』2017年5月9日。

昧的言辞公开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会议。虽然赤间不是负责外交、安全等敏感事务的政府官员，菅义伟在谈论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大会时也刻意回避论及中国，但日本通过这些“擦边球”，谋求逐步“突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传统做法，并以此来试探中国反应的意图不言而喻，也可以看出近年来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嚣张程度。

这一时期，日本政界亲台势力还频繁以所谓的“共有价值观”来做文章。自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伊始，外相岸田文雄便公开表示台湾是“重要的伙伴”，“同样拥有民主、自由与和平的基本价值观”，这也是自1972年以来日本政府高官首次如此表态。<sup>①</sup>此后，“价值观”、“重要伙伴”这类提法似乎成了安倍内阁对台表态时的惯用措辞。例如，针对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岸田在正式的“外务大臣谈话”中说，“台湾对我国而言是共享基本价值观、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及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sup>②</sup>赤间访台引发争议后，安倍也公然宣称“台湾是共享价值观与利害的重要伙伴”等等。<sup>③</sup>在冷战结束快三十年的今天，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却固执意识形态樊笼，挑唆海峡两岸的矛盾和对立，不得不说是明显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可见，随着自民党重回政权，日本政治的加速右倾化，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也迅速实现了“回潮”。而中日结构化矛盾的凸显，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右派的抬头，使得亲台势力气焰嚣张，有不断“突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划定的日台交往“红线”的态势。

### 三、冷战后自民党派阀的消长与亲台势力的演变

由于自民党在日本政界的特殊地位，在研究日本政治时，不能不对其加以具体分析。事实上，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已经十分严重，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其内部几大派阀势力消长的考察来进行

① [日] 加濑英明：《日本与台湾》，崔立洁等译，大都会文化，2014年，第36页。

② [日] 岸田文雄「台湾総統選挙の結果について（外務大臣談話）」、2016年1月16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3\\_001538.html](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3_001538.html)。

③ “赤间访台引争议，日首相安倍：台湾是日本的重要伙伴”，2017年3月30日，环球网，<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7-03/10402410.html>。

分析。

上文已经提到，在冷战时期继承岸信介一系的福田派是亲台势力较为集中的大派，而继承吉田茂“重经济、轻军备”路线的田中派、大平派则在对华问题上相对温和，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把福田派等同于亲台派，也不能将田中派和大平派等同于亲华派。但从自民党内的政治谱系来看，大致上可以认为福田派的右派色彩较重，而田中派、大平派的自由派色彩更浓。<sup>①</sup>而在日本政界，右派与鹰派、亲台，自由派与鸽派、亲华，这些表述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词义在不少场合是重合的。为了便于分析，在这一部分中拟以自民党内最重要的田中、大平、福田三派以及其继承者为比较对象，略将右派的福田派作为亲台势力的代表，将自由派的田中派、大平派作为对华温和势力的代表，从冷战后三大派的力量消长来看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演变轨迹。

在20世纪80年代，田中派演变为竹下（登）派，曾达到过142人的巨大规模，<sup>②</sup>是自民党内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派，并长期左右日本政局。但到了90年代初，因内部权力之争，导致“亲小泽”与“反小泽”两派分裂，小泽一郎等人另组羽田（孜）派，而小渊惠三则成为该派会长，<sup>③</sup>其后改称“平成研究会”，沿用至今。小泽、小渊的分裂，首次削弱了作为第一大派的原田中派。

2000年小渊惠三去世后，桥本龙太郎继任会长。虽然这时的桥本派在数量上维持了近百人的规模，仍是党内第一大派，但在200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桥本却败给了主张打破派阀政治的小泉纯一郎。随后，桥本派被排除在自民党领导层中最重要的“党三役”之外，<sup>④</sup>且仅有两人入阁。<sup>⑤</sup>在长达五年多的小泉时代，随着传统的派阀政治被压制，桥本派的影响力日益衰退，其成员数量也不断减少。到2005年津岛雄二接替会长时，该派仅剩下68

① 关于自民党内的自由派和右派，参见〔日〕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

② 1986—2008年自民党各派阀人数的统计资料，均引自〔日〕草野厚『政権交代の法則 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付録3：自民党派閥勢力変遷一覽。

③ 〔日〕葉師寺克行『現代日本政治史』有斐閣、2014年、第49—51頁。

④ 自民党的“党三役”即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长期以来，“党三役”作为自民党的最高领导层，其地位和重要性仅次于总裁。2007年福田康夫对自民党执行部进行了改革，将原先由干事长管辖的选举对策总局升格为“选举对策委员会”。此后，“党三役”加上选举对策委员长，又被称为“党四役”。

⑤ 〔日〕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第208—211頁。

人，少于当时的森（喜朗）派 78 人，已失去第一大派的地位。2009 年额贺福志郎继任会长，其成员数量仍处于下跌趋势。目前，额贺派有 52 人，在自民党派阀中位列第二，<sup>①</sup>且在政界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家，其实力已大不如前。

表-4 1992 年 12 月的自民党派阀状况

| 派阀 | 三塚 | 宫泽 | 渡边 | 小渊 | 羽田 | 河本 | 加藤 | 无派阀 |
|----|----|----|----|----|----|----|----|-----|
| 议员 | 74 | 73 | 68 | 66 | 43 | 29 | 13 | 14  |

资料来源：〔日〕朝日新聞社編『朝日年鑑 1993』、朝日新聞社、1993 年、第 96 頁。

在三大派阀之中，“宏池会”曾是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之一。历史上其主要成员像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加藤紘一、河野洋平、谷垣禎一等，多为自由派色彩较重、对华温和的政治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大平派到铃木（善幸）派，再到宫泽（喜一）派，其成员数量基本维持在 80 人左右，与右派色彩较重的福田一派势力相当。

但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增强，自由派的“宏池会”也走向了衰落。1999 年因加藤紘一与河野洋平争夺派系主导权，引发该派的第一次分裂。其后，河野洋平等人另组新派，由加藤紘一继承“宏池会”。但到了 2000 年，该派又因反对首相森喜朗的“加藤之乱”而再次分裂为堀内（光雄）、小里（贞利）二派。从 2001 年参议院改选后的情况来看，三派成员数分别为小里派 15 人、堀内派 41 人、河野派 10 人。至此，“宏池会”经过两次较大的分裂，变成了三个中小型派阀。<sup>②</sup>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在“宏池会”分裂后，其多数成员倒向“反加藤”的堀内派，而自由派色彩最浓的加藤紘一、谷垣禎一等人成为少数派。另一方面，继承河野派的麻生（太郎）派也逐渐走向了保守、鹰派的路线。<sup>③</sup>

2008 年 5 月，为了更好地应对自民党总裁选举，麻生派之外的两派经过协商，再次合流为新的“宏池会”，由原先继承堀内派的古贺诚担任会长。如表-5 所示，在 2009 年政党轮替前，该派成员数量回升到 61 人，为自民党

① 〔日〕「自民党党内派閥別所属議員一覧」、2017 年 4 月 26 日、「政党と選挙」[http://home.a07.itscom.net/kazoo/seizi/jimin/habatsu\\_giinmei.htm](http://home.a07.itscom.net/kazoo/seizi/jimin/habatsu_giinmei.htm)。

② 参见〔日〕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第 200—207 頁。

③ 参见〔日〕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第 230—234 頁。

内的第三大派阀。但在合流四年多之后，于 2012 年再度分裂为岸田（文雄）派和谷垣（禎一）派。<sup>①</sup> 目前，原先属于“宏池会”系统的议员数量分别为岸田派 43 人、麻生派 43 人、谷垣派 13 人。<sup>②</sup> 从政治谱系来看，岸田、麻生两派已经逐渐右转，唯有谷垣派仍可以被视为自由派，但力量明显凋零了。可以说，“宏池会”的分裂及其内部自由派的式微，表明目前在自民党内已经失去了与右派相抗衡的力量。

表-5 2008 年 2 月的自民党派阀状况

| 派阀 | 町村 | 古贺 | 谷垣 | 伊吹 | 津岛 | 山崎 | 高村 | 二阶 | 麻生 | 无派阀 |
|----|----|----|----|----|----|----|----|----|----|-----|
| 议员 | 85 | 46 | 15 | 28 | 69 | 40 | 15 | 16 | 18 | 55  |

资料来源：〔日〕草野厚『政権交代の法則 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付録 3：自民党派閥勢力変遷一覧」

与自由派的衰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右派色彩较强的原福田派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该派正式名称为“清和政策研究会”，在福田赳夫之后的历任会长有安倍晋太郎、三塚博、森喜朗、町村信孝、细田博之等。如上文所述，因其成员多为右翼鹰派人士，故而也是亲台派较为集中的派阀。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 2000 年以后，该派不仅在人数上逐渐占据了自民党内的首位，而且还强人辈出，其中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等人先后成为首相。尤其是在 2012 年自民党重回政权后，细田派的实力进一步上升，目前拥有 98 人的规模，几乎是第二大派额贺派的两倍。

可以看出，随着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自民党内主要派阀的实力对比也朝着明显有利于右派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曾经实力最强、对中日关系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平成研究会”，还是最具自由派色彩、对华关系较好的“宏池会”，在经历冷战后的政界重组后实力已大不如前。尤其“宏池会”在经过两次较大分裂之后，其内部的多数派已经逐渐转向了右派，而自由派则沦为少数派。相比之下，亲台势力最为集中、右派色彩浓厚的“清和政策研

①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自由民主党の派閥」、<https://ja.wikipedia.org/wiki/自由民主党の派閥>。

② 〔日〕「自民党党内派閥別所属議員一覧」、2017 年 4 月 26 日、「政党と選挙」[http://home.a07.itscom.net/kazoo/seizi/jimin/habatsu\\_giinmei.htm](http://home.a07.itscom.net/kazoo/seizi/jimin/habatsu_giinmei.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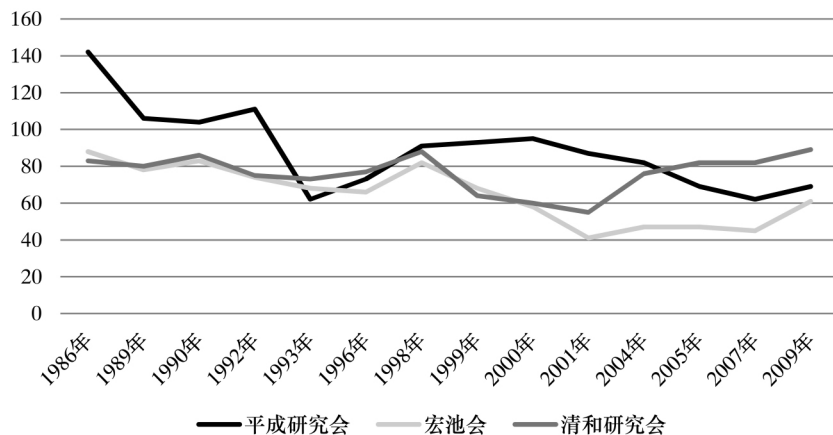


图-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三大派阀势力消长

\* 本图由笔者根据〔日〕草野厚『政権交代の法則 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付録3：自民党派閥勢力変遷一覧」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

“平成研究会”1996年之前被称为“经世会”，1987年之前有“木曜会”、“创政会”等名称，为了制作的方便，本图省去了各派复杂的名称变化。

究会”逐渐成为党内最强大的派阀，并长期主导日本的国家权力。<sup>①</sup>正如日本学者药师寺克行所言，“原本在自民党内，鹰派色彩较强的派阀和鸽派色彩较强的派阀处于抗衡状态。不管是何种色彩较强的政策都会在党的部会或总务会上进行激烈的论战，最终使其达到一定的平衡，形成能够反映双方主张的政策。……但是近年来自民党内鹰派的声音过于强大，而具有鸽派意味的主张几乎消失了。”<sup>②</sup>可以说，自民党内派阀的这一显著变化，即自由派的凋零和右派的膨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亲台派力量的抬头，以及在对华问题上越来越强硬。

#### 四、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主要特点

在最后部分，本文试图归纳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主要特点，以求对其进行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结合上述亲台势力的演变过程来看，其既有自冷战时

<sup>①</sup> 关于冷战后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参见〔日〕中北浩爾『自民党政治の変容』；草野厚『政権交代の法則 派閥の正体とその変遷』；薬師寺克行『現代日本政治史』。

<sup>②</sup> 〔日〕薬師寺克行『現代日本政治史』、第281頁。

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又有冷战后出现的新变化。

### （一）鼓吹意识形态，从“反共”到“自由”、“民主”

受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影响，冷战时期，日本政界一部分人经常祭出“反共”大旗，来强调支持台湾的合理性。例如，岸信介曾在会见蒋介石时提议把台湾建设成“王道乐土”，向中国大陆显示自由主义的优越性。<sup>①</sup> 细数一下冷战时代的重量级亲台人物，无论是岸信介、贺屋兴宣、船田中、滩尾弘吉，还是中川一郎、藤尾正行、玉置和郎、石原慎太郎等，无不惯用“反共”口号来推行自己的亲台政策。

冷战结束后，随着台湾地区政治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在台湾实现政党轮替之后，日本政界的亲台派又开始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2007年5月17日，以自民党内支持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倡导的“价值观外交”的43名少壮派议员为中心，成立了名为“推进价值观外交议员之会”的政治集团，由众议员古屋奎司任会长，中川昭一担任顾问。<sup>②</sup> 该会聚集了许多亲台派人物，与“日华恳”相似，其成员也主要来自当时的森、伊吹这两大派阀，如中川、古屋等人便是“日华恳”的主要骨干。而在2012年自民党夺回政权后，“价值观”、“重要伙伴”这类提法更是成了安倍内阁对台表态时的惯用措辞。可见，在如今的日本政界，亲台派和鼓吹“价值观”的政治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从冷战时期鼓吹反对共产主义，到冷战后高举民主、自由等“普遍价值”的幌子，在日本政界亲台派的主张与行为中，往往可以嗅到浓厚的意识形态气息。

### （二）子承父业，“世袭”现象普遍

“世袭议员”现象在日本政界非常普遍，而在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尤为严重。以2012年12月选出的第四十六届众议院为例，在480名议员中，有162人属于“世袭”，占到众议员总人数的三成多。<sup>③</sup> 在日本政界，亲台派议员中存在的“世袭”现象也十分突出。

前面提到曾任“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代理的中川昭一，其父便是曾

① [日] 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② [日]『朝日新聞』2007年5月18日。

③ 樊勇明：《日本的世袭政治与战争责任》，《新民晚报》，2015年3月24日，A12版。

任“青岚会”代表的中川一郎。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川一郎率领的“中川派”虽然规模不大，却是自民党内极具代表性的亲台派阀。因而，2007年由中川昭一发起的“中川学习会”也被称为“第二青岚会”。<sup>①</sup>曾任“日华恳”副会长、“亚东亲善协会”顾问的船田元，已是第三代世袭议员，其祖父船田中曾是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元老级人物。据说，船田元遵照其祖父的遗训，一次都没访问过北京。<sup>②</sup>曾任“日华恳”会长代理的佐藤信二，是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之子。而岸信介之孙岸信夫，目前是“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的会长，<sup>③</sup>也是右翼组织“创生日本”的主要成员。此外，“青岚会”骨干石原慎太郎、中山正晖、滨田幸一等人的后代石原伸晃、中山泰秀、滨田靖一等都是“日华恳”的成员，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重量级人物也都是与“日华恳”相关联的二代甚至三代世袭议员。

可以说，自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亲台派也已经接力了好几代人。在目前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亲台派议员中，许多人的长辈曾经也是风云一时的亲台派重要角色，这也是亲台势力在日本政界始终香火不断的原因所在。

### （三）重视安保，“防卫族”议员集中

在日本政界，那些有着在防卫省（厅）或政党的政调会“国防部会”中长期任职经验、擅长安全保障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议员，被称为“防卫族”。在自民党内，不少亲台派议员就可以被视作“防卫族”。无论是亲台派元老，如船田中，还是第二代亲台派领袖，像山中贞则，以及曾任“日华恳”副会长的爱知和男、玉泽德一郎、卫藤征士郎等，都出任过防卫厅长官。2007年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之后，“日华恳”成员如小池百合子、滨田靖一等也先后成为防卫大臣。

新一代的亲台派议员，像“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会长

---

① 〔日〕本泽二郎：「台湾ロビー」（3）、2008年1月14日、『東京＝「ジャーナリスト同盟」通信提供』<http://journalist-net.com/08/01/14/143315.php>。

②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第125页。

③ “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由自民党14名青年议员发起，成立于2006年4月26日，前首相岸信夫的孙子、参议员岸信夫被选为会长。该组织十分重视日台关系的发展，成立伊始，便表达了对于诸如台湾高铁的开通、冲绳的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交流、日台间航空路线的增建、日台地方都市交流的可能性、台湾对于钓鱼岛的舆论、在日台湾留学生减少等问题的关切。2014年2月，拥有70名自民党参众两院青年议员的该组织，提出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赤裸裸地为“台独”势力呐喊助威。蔡英文“执政”后，岸信夫领导该亲台组织，并以安倍首相胞弟和外务副大臣的身份，在日台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联络人”角色，大显身手。

岸信夫、事务局长秋元司，以及曾为民主党“日本·台湾安保经济研究会”干事长的长岛昭久，他们在尚属于当选次数较少的政坛新人时，便已进入了“防卫族”行列。从2007年8月至2009年9月，秋元、岸二人先后在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内阁中被任命为防卫大臣政务官，而长岛则紧接其后，于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在民主党的鸠山、菅两任内阁中担任防卫大臣政务官，成为新生代亲台派中的“防卫族”。<sup>①</sup>

拥有众多“防卫族”议员的亲台派，其关注重点必然会集中在安保及外交事务上。冷战结束后，在“防卫族”议员的积极推动下，日本防卫政策已然发生巨大的转变。

#### （四）坐收渔利，脚踩台湾海峡两岸

虽然上面提到亲台派的意识形态问题，但在实际利益面前，又可以看到其实用主义的一面，亦即不少亲台派议员在两岸关系中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例如在2007年2月20日，为了支援北京奥运会，由日本朝野成立了名为“支援北京奥运议员之会”的议员联盟，入会者达到225名。<sup>②</sup>而其成员如绵贯民辅、森喜朗、石原伸晃、卫藤征士郎、船田元、爱知和男、仙谷由人、秋元司等，都是较为著名的亲台派人士。

正如参议员有村治子所说：“一旦涉及中国·台湾问题，就如同早有规定一般，会被问及‘你是亲华派，还是亲台派？’这类二必择一的问题。但是，我并不希望被贴上‘亲台派’或‘亲华派’的标签。”<sup>③</sup>众议员井上信治曾是自民党的青年局长，同时也是“日华恳”的重要成员，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在青年局长时代，因为顾虑台湾，所以（我）未曾去过中国大陆。但是，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缔结等两岸关系的逐步缓和，今后一定不能顽固地坚持‘亲台派’、‘亲华派’的观念区别。”<sup>④</sup>

① 〔日〕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index.html>。

② 〔日〕ウィキペディア「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を支援する議員の会」、<https://ja.wikipedia.org/wiki/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を支援する議員の会>。

③ 〔日〕有村治子「台湾との『実務外交』」（連載その②日本のことを大事に想う隣人を、心して大事にしたい）、2005年2月16日、「自民党参議院議員ありむら治子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arimura.tv/report/vh\\_\\_past/vinus20050216.html](http://www.arimura.tv/report/vh__past/vinus20050216.html)。

④ 参见“井上信治议员的采访”，2012年8月2日，台湾新闻BLOG，<http://blog.taiwannews.jp/?p=4917>。

随着冷战的结束，顽固坚持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客必然越来越少，在当今日本政界，虽然不排除仍然存在顽固的亲台分子，但大部分人更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会在海峡两岸之间作“一刀切”，这也是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新特点。

## 结 论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虽然一度出现了分裂，但却没有因此而遭到削弱，反而借着纷繁的政局重组，先是渗透和扩散到朝野的各政党派别，其后又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实现了重新整合，形成了遍布政坛的强大势力。

这一时期日本政界亲台势力之所以能够抬头，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果。

首先，从日本国内的政党结构来看，无论是“1955年体制”的瓦解，还是2009年民主党上台，重组时期的日本政界看似一片混沌，其实是在朝着右派势力越来越强、自由派势力日益式微、左派势力逐渐衰落的走势发展。经过几番变动，如小泉政权（2001—2006）、第二次安倍政权（2012年至今），待到政局趋于稳定，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依然身处权力中枢，甚至再度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而政界的左派势力却业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秉持保守政治理念的新进党、民主党（2016年改称民进党）、日本维新会等各类右派政党。

其次，自民党内派阀力量的消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在自民党内部，原大平、田中、福田三大主流派别，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保守派中的“左、中、右”势力。经过这一时期的政界重组，保守左派——亦即自由派——严重削弱，中间保守派退居次席，保守右派却跃升第一。从新世纪之交开始，最具右派色彩的“清和政策研究会”不仅人数占优，而且强人辈出，形成了执政长期化的态势，这也说明自民党本身的右倾化已经十分严重。

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中，脱离自民党而散布于朝野各党派的亲台势力，便

如同播撒出去的种子一般，遍地生根发芽，充斥着大部分党派；而“回潮”于政界、特别是自民党内的亲台派议员，则在“清和政策研究会”等右派日益坐大的有利格局下把持国政，权势炙手可热，气焰十分嚣张。

此外，这一时期中日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凸显。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2010年GDP总量赶超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使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而这一形势被日本右派势力所利用，促成其整合坐大。中日竞争的加剧，一方面刺激了亲台强硬势力，为其修改宪法、发展军备、加强日台关系提供了口实；另一方面，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亲华的温和派面临相当尴尬的境地，其与亲台派抗衡的能力遭到了削弱。

可以说，内外因素交织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构成了冷战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在冷战时期，如果说由于自民党内长期存在自由派和右派的抗衡，其在对华问题上尚能形成一种介于温和、强硬之间的平衡，那么，在自由派失声、政治右倾化的大环境下，强化日台关系、“联合抗中”已经逐渐成为日本朝野心照不宣的一项共识。在可预见的未来，安倍政权有可能实现“长期化”，<sup>①</sup>退一步讲，即便不是安倍政权，但在自民党俨然“一党独大”、而右派的清和政策研究会又在自民党内“一派独大”的形势下，<sup>②</sup>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程度或许还会继续加剧。加之，近年来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也在变化，绿营实现执政长期化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这一内外呼应的变化导向，使得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将保持强势上扬的趋向，进而影响到日本对台政策的制定，也让中日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警惕。

（责任编辑：陈志瑞）

---

①〔日〕「安倍首相の在任日数、戦後4位に超長期政権も視野」『朝日新聞』2016年12月5日。

②近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有意将麻生派与山东派进行合并，以形成对抗细田派（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党内第二大派阀。即便如此，届时自民党内将有可能出现右派色彩较重的两大派阀对抗态势，这反而会增强其进一步右倾化的程度。参见〔日〕「麻生・山東両派が合流、新派閥へ細田派への対抗目指す」『朝日新聞』2017年5月10日。